

# 隔离时期的爱与情

池莉

2020年1月22日夜，武汉三镇，这夜注定无人入睡，或者，很难入睡。

这是一个非常的夜晚，在将近23点的时候，单位突然来电话，紧急通知：从明天起，武汉市民实施隔离。也就是说，市民们都将以自己家为空间单位，隔离在此，度过隔离期14天，也就是新冠病毒的最长潜伏期，以确定自己是否染病，也可以由此暴露和甄别出其他染病者。

终于！终于！终于实施隔离了！

疫情爆发以来，我一直紧张揪着的心，终于放松了许多。流行病防治的基本以及根本要义，就是“四早”——曾经是流行病防治医生的我，上大学时，就把四早背得滚瓜烂熟。其中“早隔离”，对于阻断烈性传染病，至关重要。尽管当代科技发达，早隔离也还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传统方式。道理很简单，也很通俗：这次爆发的新冠病毒，就是要吃人，人就躲起来，不给它吃！它利用人传人，人们就单独隔离，不让它利用！唯有最大可能地进行严格阻断，病毒才有可能失去传播链条，直至失活。

封城开始了并且过去了一天三天六天十一天，随着隔离时间的推移，我的心再一次揪紧。或许是我的专业帮助了我，让我能够很快理解什么叫做隔离，并且严格做好自己的隔离，立即将家中食品蔬菜分为十四天的等分，每天少吃一点，吃得尽量简单一点，争取不要因为买菜而必须外出。道理也很简单和通俗，如果一个人心存侥幸，觉得自己偶然出去一趟，买个菜总没有关系；那么每个人都会这么想。这个巨大的城市，巨大的人群，在隔离期间，都偶然出去买菜，那么更加广泛再次传播，又可能开始，封城将会前功尽弃。更可怕的是，人们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，一边还以爱的名义、情的借口，大肆地泛滥爱与情。一时间，无数人，通过微信、抖音、微博，发表无数条煽情文字：超市还在卖菜，是大爱无疆；小贩出摊卖菜，也是生活情义；为了全家自己外出买菜，正是无畏无私的大爱。更多无知无畏的糊涂勇者，除了跟帖，还出去买菜。有的人，是出去去买了一次菜，受到了感染，一个人又传染好多人。今天的数据明摆着，已经封城十一天了，疫情还在攀升！目睹这样许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，自以为聪明到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在网络上舞文弄墨煽情，我只有满目凄凉无泪，月光如水照西窗。

爱与情，都是好东西，然而绝对不可以滥用，尤其此时此刻。人啊人，醒醒吧！为了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，也是为了我们整个族群的生存安全，能不能闭上嘴管住腿呢？能不能多做一点有利防疫的具体事情呢？比如联系社区街道和物业公司，集体购买蔬菜，消毒车人直接送到小区，等人车撤离过后，再各家轮流单独去取，扫码支付就成。严密消毒防护，不见人地购买食品蔬菜，只要大家努力配合，还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隔离就是战争！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！唯有将严格隔离坚持到底，人类才有可能赢得胜利！（写于2020年2月2日）

用现今的话说，被誉为“江南第一支笔”的唐大郎先生也是一位“娱记”，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众多充满烟火气息的小报上，大半都有唐大郎的文字，他每天固定地要为五六张报纸撰稿，除了生活秘辛、时事杂感，还有大量精彩纷呈的文艺圈消息。那时候的“娱记”不像魏碑里的“圆”字，他没戴字领，所以脖子全部露出，显得头大颈细。当时，漫画家丁聪忍俊不禁，为其造像一幅。那天，唐大郎的一举一动，一说一唱，都引得观众喝彩。他开唱后第三句便忘了词，观众笑得起哄，但他不慌不忙，偏着头用力想，想起了接着唱，台风出奇之稳。结果，后来出场的李少春完全没了光彩，因为风头都让唐大郎给盖住了。其实，在另一位著名报人金雄白眼里没有唱戏的喉咙，也没有演戏的训练的唐大郎，经常上台票戏，也是有着文学的鼓励的。说起来，今天的“娱记”真还没有他的这等勇气和本事，有一次，一位导演叫我去一部电视剧里露下脸，我一听就吓得落荒而逃。

唐大郎性情豪爽，不媚俗，也不畏强。老作家、老记者舒肆回忆道，唐大郎并不专写名伶，一旦发现可以造就的人才，必为之奔走掇拾。京剧名家张文涓十四岁时还落泊在福州路茶馆里唱髦毛戏，唐大郎认定这个女孩日后定成大器，就写文章宣传她，张文涓这才得以受到关注，后来北上拜余叔岩门下，成为继孟小冬之后的余派传人之一，这与唐大郎的挈掖提携是分不开的。唐大郎不像如今有的“娱记”，拉帮结派，只逐利益，没有立场地瞎捧胡吹。事实上，唐大郎笔墨泼辣，可谓骂人骂出了名，对于社会与娱乐圈里的污浊人事，他在报上写文骂骂，声势惊人。唐大郎自剖说：“我一向在文字上骂人，都一贯的酣畅淋漓，连蕴藉都不懂。”但他既快意恩仇，又心地醇厚，比如，1940年费穆拍摄的电影《孔夫子》

# “娱记”唐大郎

简平

像现在条线划分精细，电影、戏剧、曲艺、音乐、美术、文学、出版……都是要一把抓的，也没有什么是“统发稿”，所以，唐大郎深扎文艺圈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天天“混迹”其中，以致一年到头没在家里吃过几顿饭，我自己也曾当过十数年“娱记”，深知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，其实就是勤奋与投入。

读中华书局近日出版的由张伟、祝淳翔编辑的《唐大郎纪念集》，对这位前辈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为了做好电影报道，唐大郎深度介入影片创作，常常与夏衍、黄佐临、桑弧、曹禺等影人探讨剧本，还时时泡在电影公司或拍摄现场，所以，他写出来的影剧消息就“独此一家”。比如他写影星金焰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，老友们为他洗尘，“老金负醉来，知其好饮犹不减当年也。席上谈笑甚豪，愚问老金，谓上海报纸，谓汝在抗战期间，营商颇富，亦可信乎？”则曰：“不可信。……老金犹壮硕，面目无减，而豪气英才，亦如往昔。是日，（吴）祖光着一汗衫赴宴，睹者大奇，祖光曰：我特以顽童姿态出现耳。”

唐大郎的影剧评论写得很是到位，这与他的舞台实践不无关系。他曾在桑弧编剧、朱石麟导演的电影《灵与肉》中饰演角色，还与周信芳、桑弧、胡蝶、金素雯等合演话剧《雷雨》。他更是一位资深京剧票友，与李少春、周

# 鼠鼠如意

徐之麾 作

上映，影片中孔子在乱世春秋对其弟子谆谆而言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看，强国欺凌弱国，乱臣贼子到处横行，残杀平民，生灵涂炭，拯救天下之重任，全在尔等每个人身上！”可说这正表达了费穆自己的心声。孰料，在当时上海一片纸醉金迷、奢靡成风的社会背景下，影片卖座不佳，文艺界甚至有一批人还乘机落井下石，嘲笑费穆的迂腐和不识时务。就在这时，唐大郎伸出了援手，公开发文声援费穆：“他们根本没有欣赏艺术的能力，何况，《孔夫子》的陈义，又如此崇高。”唐大郎的仗义执言，我觉得当为今日“娱记”所发扬。

当然，唐大郎并不是什么“娱记”，他是真正的成就卓著的报人、作家和诗人。

丁中阳 书

守望相助



# 代卡父拟复卡夫卡信

邵毅平

你在舍勒森写给我的那封长信，听说译成中文竟达三万余字，里面尽是对我“劣迹”的控诉。从此全世界、甚至中国人都知道了，我有一个坏脾气不称职的父亲！你把我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，你的忘恩负义真是无以复加！

可是你难道从来就没有想过吗，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父亲，你怎能写出出现在这样的小说？

你说如果你丝毫未受我的影响，你多半会羸弱、胆怯、优柔寡断、惴惴不安，但一定与现在的你截然不同，这样我们就会相处得极其融洽。可是你想过吗，真要是那样，你可能还是会写小说，但还写得出现在这样的小说吗？布拉格有的是小说家，可只有你写得与众不同，这绝对是拜我所赐。没有我对你的打击和重压，没有我投给你的巨大阴影，没有我的咒骂、恐吓、讽刺、狞笑、诉苦……你就难以超越其他小说家，你的小说就无法另辟蹊径，你的迷宮世界就无从成形，你的笼子就找不到你的鸟。一个专横暴躁而不知反省的暴君父亲，可说是我这辈子送给你的最大礼物，让你的想象深入无人企及的至暗处。

这里姑举一例。你在信里说，你记得的我第一件不堪之事，是有一天夜里，你老是哭哭啼啼地要水，绝对不是因为口渴，大概既是为了气我，也是想解闷。我严厉警告了你好几次都没能奏效，于是一把把你拽出被窝，拎到阳台上，让你就穿着睡衣，面向关着的门，一个人在那儿站了一会儿。你说从那以后，你确实变乖了，可心里有了创伤，你无比惊悚。那之后好几年，这种想象折磨着你，你总觉得，我这个巨人，你的父亲，终极法庭，会无缘无故地走来，半夜三更一把把你拽出被窝，拎到阳台上。你感到，在我面前，你就是这么渺小……那么我且问你，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还写得出《审判》来吗？你写道，一天早上，K正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却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了，历经一连串梦魇般的徒劳挣扎，以及神秘法庭莫名其妙的审讯，最后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……你在信里承认，你在我面前彻底失去了自信，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内疚，有一次你回想起了这种内疚心情，便这样贴切地描写了临死前的K：“他担心他死了羞耻还会留存。”这句话也成了《审判》的定音符。

你看，你都不想想我给了你什么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的写作根本离不开我！我们的关系不就像是一场漫长的诉讼，一场你永远赢不了的诉讼，哪怕你很巧妙地把它化成了小说，在小说里你还是赢不了我。你在信里也承认，你的写作都围绕着我，从那篇《判决》开始，到《变形记》《审判》，你写作时不过是在哭诉你无法扑在我怀里哭诉的话。这是有意拖长与我的诀别，你想通过写作争取自己的独立，也确实独立地离我远了一截。为此你曾三次订婚而又逃婚，但每次逃婚都催生出新杰作的杰作。结果你却反怪我让你结不成婚，怪我让你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！

我很好奇，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，你会要一个“好”父亲，父子相处得极其融洽，成为一个泯然众人的普通作家，还是宁可要我这个“坏”父亲，让你活得像一只甲虫，却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大文豪？这就像中国人常说的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：你不可能既要一个“好”父亲，又写出这般荒诞怪异的小说来。

你老说你在我面前如何弱势，但你的信让你掌握了话语权，从此人们只记得我对你的控诉，却无从知道我对你控诉的申辩。这就是会写作的好处，历史总站在会写作的人的一边；而我吃了不会写作的亏，生意场上做得再好又有何用？自从你写了那封信，受到无休止指摘的已不是你，而是换成了我。你不是怕我，而是我怕你。因为你写的信，我已抵千夫所指。

要说你最大的忘恩负义，就是写了那封给我的信，连中国人都读到了，让我丢脸丢到了东方！但我还是决定原谅你，因为没有你的那封信，就没有人能真正读懂你的小说，也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的作用。我敢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父亲，对文学能够有我这样的贡献！可恨除了我们的老乡伊凡·克里姆，能够认识到其间联系的人不多，许多人尽在那里寓言、异化、表现主义地生搬硬扯。

鉴于你的信在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，我特意请人用中文来回答你的信。大概你又要说我刻意打击你了，但你不也写过《中国长城修建时》吗，想必对中文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如程度不够就好好去学，别老拿“苟不教父之过”来说事，又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拜托了，我的小寄生虫！

赫尔曼·卡夫卡  
于布拉格

（代笔者声明：以上内容皆系代卡父立言，不代表代笔者本人的立场；代笔者既不要这样的父亲，也不想成为这样的父亲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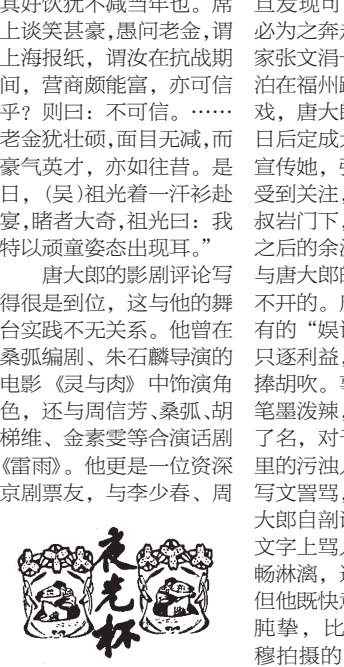
雷神送瘟神

纸船明烛照天烧

周建国 篆刻



夜光杯



大年初一下午，我们在返沪高速上遭遇到严重车祸，整个车尾都被撞烂，所幸人都平安，并无大恙。老卫和我站在车边，他摸了摸汗津津的光头，忧心忡忡地问我：“还回去吗？”我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“一定得回去！”

年前，我和老卫满心欢喜地开车前往福建旅行，庆祝我们共同的“五十大寿”。然而这场席卷全国的疫情超乎我们的想象，从出发开始，我的手机就叮叮咚咚不停地响，工作群、家庭群，各种各样的消息接踵而来。

一定要回去！不仅是因为上海有我年迈的父母，还有我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小区居委会所辖的两个小区近五千人。而我的队友们已经戴好口罩，开始加班加点备战疫情。

大年初二，我到岗。根据

镇政府的工作部署，我们居委及当地派出所、物业公司等联手作战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大量的排摸工作。经过排查，我们与辖区内的150余名湖北籍居民建立了联系，了解情况。随后，我们通过建立微信群与居民互通有无，并留下疫情联系电话，从此这个电话基本就没有停过——小区有什么措施？小区是否发生了案例？小区内是否有疫区返沪的人？……我接到过电话，一位河南籍的居民打来，说他还未返沪，来问他们同楼里的那位湖北籍邻居回来没，若人家回来了，他就再等等。还有很多电话，都是告知停车场同一辆“鄂”牌的，这是一位本地居民办理的外地牌照。居民们防控意识都很强。

如果这还算有些道理，有些就有点“见风就是雨了”。比如一位轻声慢语的老先生，要匿名“举报”他对门的邻居，原因是对方“早出晚归，戴着口罩，鬼鬼祟祟，肯定有问题”。我将这事说与老卫听，老卫便说：“早出晚归，戴着口罩，鬼鬼祟祟，说的不就是你吗？”

我便哑然了。其实不光是我，我们居委会七个人，有六人是女将，皆为女女，也为人母，其中最年轻的小沈，女儿才满一周岁。我们工作在社区第一线，生怕在排查和接待中感染病毒，回去传染给家人，尽力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加上外面没什么人，我们每日加班，走在路上，确实“鬼祟”。其实真正冲在第一线的是小区保安，以及上门给被隔离人员回收

垃圾的清洁员。我们有时在小区内互相看到，都不戴口罩，也不大声攀谈，只给他们比个大拇指，像在演哑剧。

我们将辖区内的湖北籍居民组了个群，方便互相沟通，汇总情况。其中有一家三口，年前回过武汉，来沪之后一直自我隔离，所有东西都让外卖员放在门口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有邻居知道了他们去过武汉，竟通过各种方式要他们离开。我们得知后，请来民警做居民们的思想工作，又去联系这一家人，安抚他们的情绪。所幸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，最终友好平息。我想，只要有风险的人能够自觉，在工作的人也能踏踏实实，这场“战役”距离胜利就不远了。

医生现在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。

十日谈  
战“疫”中的生活  
责编：郭影

守望相助

丁中阳 书

守望相助